

赖德斌 著

没有绯闻

MEIYOUFEIWEN

失密的市长日记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没有绯闻

失密的市长日记

赖德斌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没有绯闻: 失密的市长日记 / 赖德斌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5306-4466-1

I. 没… II. 赖… III. 日记本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415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75 插页 2 字数 398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28.00 元

“魔鬼在细节”

——读赖德斌的《没有绯闻》

蒋子龙

长篇小说《没有绯闻》，还有一个副标题——“失密的市长日记”。“没有绯闻”就是有绯闻，“失密”则告诉你这里面有货、有戏，全是够刺激的猛料。因为，人们对官场总是最富有想象力。这也是长期以来“官场小说”能得以畅销的一个原因。

自许多年前由中央一个部门下通知，各单位组织干部集体观看根据张平小说《抉择》改编的电影，便标志着“官场小说”获得政治和社会的认可，于是很快就兴盛起来，张平的《国家干部》、周梅森的《国家财富》等，都曾造成过不同程度的轰动。

“官场小说”多半会从一个大胆的角度切入官场内部，揭示千奇百怪的官场形态、五花八门的为官之道、如痴如魔的官瘾、迫在眉睫的倾轧，再佐以错综繁复的人际关系和翻云覆雨的情欲纠葛……构成了对官场的一种见证，一种挑战，一种警示。同时，在这类小说中又都有作者倾注笔墨最多的正面力量的代表，最后总能控制形势，以正压邪，形成对一种信念的肯定，体现了一种现代责任的清醒。

所以，人们约定俗成地称它为“官场小说”，而不是延用鲁迅先生评价《官场现形记》使用的提法：“谴责小说”。清末，封建社会面临总崩溃，统治阶层内部的腐朽大暴露，《官场现形记》便是那个时期的产物，“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蒙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世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可见现在的“官场小说”和鲁迅先生所命名的“谴责小说”有着很大的不同。

现代“官场小说”又可分为两种：“夸张派”和“写实派”。

夸张派“官场小说”，首先是小说，不过借官场说事。因此难免激烈，乃至偏激、轻率、急躁，常被怀疑具有某种破坏性。这类小说读起来触目惊心，却多为官场中人所诟病，认为这是那些不懂官场的人编造出来的官场故事，没有实际意义，现实生活中的官员真要像夸张“官场小说”中所刻画的那样，便连三天也混不下去。

写实派的“官场小说”，强调必须写得像官场为第一要义，小说形式只是“消弭混乱的工具”。此类小说对官场巨细无遗地无情搜索，涉及程式各样的官场现象，想涵盖更为复杂多变的现实矛盾，甚至会深入到权力背后的心理结构、社会背景、官场文化等等。

《没有绯闻》就属于这类小说，它之所以给人的感觉更接近真实的官场，关键在细节。省里召集的一个高级领导干部会议散场了，市长和市委书记冲进厕所，各自占住一个便池，拉开裤链，此时却看见副省长和省委组织部长从后面跟进来了，将就要发射出来的尿液憋回去，不失时机地把位子让给领导。一个让了另一个也得让，谁不让谁就会吃亏。两位领导一边痛痛快快地撒尿一边斗嘴，斗嘴最需要有人哈哈大笑捧场，可站在后边的市长和市

委书记都不敢吭声，笑不好或对这个笑得多对那个笑得少了点，都会把自己搁进去，可这种时候不笑也不对呀……两个不仅笑不出来，甚至在有了撒尿的位子之后连尿竟也撒不出来了。

小说的根本力量在提供细节，没有细节便没有故事。所以我借用目前流传广泛的一句英文成语做标题：“魔鬼在细节”。20世纪世界四位最伟大的建筑师之一的密斯·凡·德罗，在被要求用一句最概括的话来描述他成功的原因时，他就说了这五个字。陈鸿桥先生在论述密斯时说：“细节的准备、生动可以成就一件伟大的作品，细节的疏忽也可打败一个宏伟的规划。当今全美国最好的剧院基本上都出自密斯的手，他在设计每个剧院时，都要精确测算每个座位与音响、舞台之间的距离，以及因为距离差异而导致不同的听觉、视觉感觉，计算出哪些座位可以获得欣赏歌剧的最佳音响效果，哪些座位最适合欣赏交响乐，不同位置的座位需要作哪些调整方可以达到欣赏芭蕾舞的最佳效果”。

小说创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小说的故事是生活的比喻，而支撑故事的是细节，如果就只是没有细节的血肉，故事就只是一副死人的骨架。故事活起来必须依靠细节，先强调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原因如何导致结果，上一个结果又如何变成下一种结果的原因……细节就这么一环扣一环地揭示出连接的因果关系，一级级地引导故事走向高潮……待到细节赋予了故事以生活的意义，小说便大功告成。所以没有作家不知道故事好编，好的细节难寻，独一无二的细节尤其难寻、尤其珍贵。好莱坞有些制片人，每年都要花重金在全世界范围内搜罗好的细节，有了足够多的精妙细节，再请枪手根据细节编故事。

细节决定故事的成败，故事决定一部小说的成败。《没有绯闻》之所以能以细节取胜，得益于作者即官场中人，身在官场写官场，才越见真功夫。理查兹认为，在人们的精神平衡受到严重干扰

的情况下,文学艺术是一种可以用来重整社会的精神结构,维系社会心理平衡,给现代人一个精神支点。他甚至觉得文学艺术是社会的药剂,医治最严重的精神疾患——意识的堕落。“在真理与良知的照耀下写作”,观察和理解各种事件的明确程度,为官场提供一个更为远大的存在,构成一种可能的精神基础,这不就是现代“官场小说”的任务吗?

因此,任何时代的官场,都不可能没有“官场小说”。官场对“官场小说”的态度,测试其成熟的程度,或恼怒,或蔑视,或查禁,或感谢与借用。

2005年7月

第一章

□ □ □ □ □

1

又是一场噩梦。

那个女人是谁呢？是年轻时的母亲？开始她稳稳地蹲在铁皮炉子跟前用炉钩子搂着炉底，煤炭灰和炉子上水壶的蒸汽混在一起，母亲像是在笑；是妻子亚蕾？她在自己身边睡着，侧着身子，两手习惯地合在一起压在腮边，梦里却是一脸苍白，手上沾满了粉笔末儿，竟然嘴唇都是白的，也是在笑，只是笑得很无奈；是杨天巧？很像又不像，只是显得太苗条了，样子又轻又薄，不是满屋的雾气遮挡活像一个玻璃雕塑。这时，是母亲也许是亚蕾挥起炉钩子朝玻璃雕塑砸去，嘭的一声碎了，玻璃的碎渣子落下来，满地都是。我想喊母亲也想喊亚蕾，嗓子却堵得难受。

醒了，再也睡不着了。

昨天半夜十一点，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何立川打来电话，是亚蕾先接的。何副部长向亚蕾祝贺新年又问起女儿小弢，约亚蕾春节到他家做客。当我接过电话，何副部长直截了当地说：“天恒，省常委会刚散。胡省长戏言：这次常委会差一点列入吉尼斯纪录，开了‘两年’。省委决定，河州的领导班子这次暂不调整。郑亚林继续担任市委书记，你接着当市长。我先跟你打个招呼，书记们对你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谢谢。”我心里明白：肯定是谁又把郑亚林顶了。我说：“中央和省委组织部考察组到河州考察亚林同志，干部群众的评价很高，而且省委也有过考虑，王部长跟我和亚林同志都讲过准备让

亚林同志进省人大常委会的。”

何立川说：“我也知道，但只是省委组织部的初步意向，拍板的还是书记办公会和省委常委会。何况老郑和你还有年龄的优势，还是很有希望的。王部长新年后要到河州去，他会找老郑和你谈的。不早了，打扰了。”

“哈哈，你太客气了。谢谢。祝嫂夫人新年快乐。”

电话挂了。我的手停在电话手柄上汗涔涔的，只是轻轻地一耸肩膀，从嘴角滑出一丝难堪的叹息。当中学副校长和语文老师的妻子亚蕾睡下了，她看不起那些招摇过市和附庸风雅的官太太们，觉得是一种夫贵妻荣的无聊。我躺在床上，没去惊动妻子，又陷进再过半个月自己在河州人民代表大会作的报告中，是啊，报告只等自己签发付印。但是，今年修建高速公路还差三亿元，又从哪儿筹措呢？市委的决心很大，郑亚林在新年祝辞中都讲了，没有丝毫的退路。筹措不到三亿元，达成投资意向的新加坡的黄兆麟先生也会撤出，高速公路的规划真成了“鬼话”。郑亚林想什么？河州的干部心里有一杆秤：升迁的筹码。

睡，车到山前必有路。这梦挺怪的，自己真的喜欢杨天巧？

2

刚进办公室打开电脑，电话铃响了，是郑亚林打来的，约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我一看表：离上班时间还有一刻钟。我立刻明白，准是通报省委的人事安排问题。

郑亚林个子不高，长得很匀称，白净脸膛，浓眉大眼，配上一副玳瑁边的近视镜，显得儒雅大度，大有学者风范。市委书记开门见山：“天恒，早晨省委王部长打电话说省人大常委会补选的副主任定了。你猜是谁？”他边说边离开办公桌坐在我对面的沙发，扶一扶眼镜遮住嘴角不易流露的一丝嘲弄的苦笑。

我摇摇头，问：“是谁？中央和省委考察组……”

郑亚林没等我说完，轻轻一拍沙发扶手，笑了，很随意似的说：“宁宏伟。”

“省旅游局局长？”

“正是此君。”

“不可能。是王部长说的？宁宏伟在省直机关是出了名的‘大炮’，群众反映很大，编出不少的顺口溜，是典型的出国多、出差多、喝酒多，干事少的‘三多一少’干部。主管旅游的刘省长在全省旅游工作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过宁宏伟。”

“此一时彼一时。”

“这事太富于戏剧性了。”

“噢。”我看到郑亚林依然非常冷静，确实城府很深，满脸都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态，好像在说民间笑谈，真让人佩服。但我还是安慰郑亚林，“郑书记，我看您不去省人大也好，明年换届，调到省委省政府工作更能发挥您的潜能。”

“哎，时过境迁。我比你大十岁，五十五喽，无所谓了。”郑亚林话锋一转，“政府工作报告定稿了吗？”

“没有。”我说，“我还在想高速公路建设资金缺口的问题，想听一听您的意见。”

“背水一战。”郑亚林站起来，在办公室松软的地毯上踱着步，脚下很稳重，“我们可以通过杨天巧找省建行的袁行长，尽快把三亿贷款敲定。机不可失。”

市委书记爱用成语，在河州是有口皆碑的，而且用得恰到好处。

我问：“杨天巧有把握吗？”

郑亚林又是浅浅一笑说：“她想调到市财政局。王部长若明若暗地跟我讲过，希望外甥女到行政机关锻炼锻炼。杨天巧是西南

财经大学毕业的，跟你是校友。你看呢？我们不是求贤若渴而是如饥似渴等米下锅呀。”

我一怔问：“她在市建行当信贷科长收入不薄，恐怕你我的工资加起来也抵不过杨天巧。她不是党员哪？”

“人各有志。”郑亚林狡黠地又是一笑，“你要是没有意见，我和组织部打个招呼，可以先派人调档考察。如果可行，调到财政局当副局长。天恒，正因为她不是党员，又很年轻，王部长才真是棋高一着。”

点头，我觉得是一脸茫然。

3

下午，天阴厚了，西北风像挂满一串串针似的，划得两颊生疼，看样子要下一场大雪。我和副市长徐晓波带着市政府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郝寿山、建委主任刘建涛、规划局长李仕高沿着高速公路规划线实地勘察。

车停在一个路口，火暴脾气的徐晓波指着摊在两排座椅间的图纸说：“周市长，这一段工程最难，有三四公里长，村里挖土卖，把孙子的钱都花了，基础处理需要时间。”

郝寿山划擦着车窗的雾气，说：“周市长，天要下雪了。我们别下车了……”

徐晓波快人快语：“别，耳闻不如眼见。你瞧，那坑洼地里还有老人放羊哪！冷点儿更清醒。”这位戴着无边眼镜的同济大学规划专业的高才生不说话文质彬彬，一说话就带火星子。没等我表态拉车门跳下车去，站在车门前搓搓手，系好防寒服扣子，“妈的，还真够冷的。”

我们走下路坡，一眼望去，一个土坑连着一个土坑，深深浅浅的。沿着土坑有一条窄窄的小路，弯弯曲曲地伸延开去。对面走来

一位牵着三四只山羊的庄稼人，戴着半旧的皮帽子，黑紫的脸颊刻满皱纹，穿着袖口和胳膊肘儿补着补丁的蓝色军大衣，一双皴裂而僵硬的大手攥着拴羊的绳套。我停下来，侧身让开半边小路和老人打招呼：“老人家，您是哪个村的？”

“侯家洼。”老汉警觉地在排成一行的人群中搜寻着，拉了拉咩咩叫的羊没有擦肩而过的意思：“你们是修高速公路的？”

郝寿山凑上来，说：“这是周……”

我急忙拦住郝寿山，说：“是啊。等高速公路修好，您老去省城就方便了。占用土地，政府会给补偿的。”

“同志，”老人摇摇头说，“你准是头儿。补偿，你最好是补给老百姓，不然县里扒皮，镇里扒皮，到村里只剩下枣核。我们村长侯扒皮也会含在嘴里把甜味儿嚼没了再给社员们。”

郝寿山仍然想拦住老人。老人倒苦笑一笑：“同志，你别拦，我说的是真心话。我今年七十五了，党龄五十五年。前边是我家的祖坟。解放河州的时候我是担架队长。兴许那时候还没有你哪！一个受伤的娃娃兵让我救下来死在怀里，临死他说：大哥，别把我埋在滥葬岗子，我胆小，害怕。我把他埋在祖坟旁边，这次也要迁走了。”

我说：“老人家您别难过。”

“难过，难过有什么用？”老人一梗脖子，青筋凸起老高，“党的政策好，让歪嘴和尚念邪了。蒋成奎是地主蒋宝山的儿子，土改时穷人分老财的田地、宅子，老家伙气得上吊死了。蒋成奎逃到台湾，又去美国，现在回到省城，省里还给封了一个政协委员。清明，人家回来给他爹上坟，从集市叫了三辆卖鞭炮的小拖拉机，把三车鞭炮一锅儿兜了。县里还来了个叫什么的政协主席陪着，侯村长又是窜前又是顾后的，像个看家护院的狗腿子。放，人家有钱，大鞭小炮放了半日。我一年养十几只羊，老两口子一年指望卖千八百块钱吃饭。”老人叹息一声，“这年头儿，有钱的王八大三辈

儿。修高速公路好啊，蒋成奎回来上坟近啦，娃娃兵也该进烈士陵园了。祖坟迁个风水好的地方兴许还能出个当村长的晚辈。当老百姓真难。”

我怔住了。老人倒背着手牵着咩咩叫唤的羊绕过我们走了。我觉得脸在发胀，发热，想让秘书小田到坑里凿一块冰揣在怀里。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郑亚林打来的，说省委组织部王部长明天到河州，让我陪同吃午饭。

4

下雪了，好大的一场雪。

星期六，办公楼里格外安静，站在窗前欣赏市政府广场的雪景倒是挺惬意的。我在《政府工作报告》稿上签了“同意送印”，又拨通了郑亚林的手机：“郑书记，下这么大的雪，王部长还来吗？”

郑亚林说：“王部长早到了，而且是夫人陪王伴驾。你快来吧。”

当我推开河州宾馆贵宾室的门，王鼎瑞部长和夫人倒先站起来，王部长介绍说：“天恒，这是我太太汪明雪。”

郑亚林补充：“嫂夫人是省水利勘察设计院的党委书记，女中豪杰。”

汪明雪见我发愣，纠正郑亚林：“是副书记，不敢犯上作乱。”

我说：“杨天巧太像您了，恕我直言，您和她既像母女俩又像姐妹俩。”

汪明雪朗朗地笑起来：“周市长真会说话，我是那么年轻？徐娘半老啦。”

郑亚林接上话茬儿：“依旧倾城倾国。哈哈……”

汪明雪说：“天巧是跟我长大的，个性太强。大学毕业后，在美

国的父母让她出国定居。我和她姨夫也劝她到美国与父母团聚。她就是不去，偏到河州来工作。”

郑亚林表白：“嫂子，您放心吧，有我和天桓在，天巧的事包在我们俩身上喽。我和天桓商量的了，调天巧到……”

王鼎瑞一摆手，郑亚林立刻会意。王鼎瑞说：“你们可不要把她宠坏，共同承担失察的责任。好啦，太太，你回避一下，我们谈点儿公事。”

我和郑亚林说：“没关系，没关系。”

汪明雪站起来，很自然地说：“我是在家不问政，你们说吧。”

我送汪明雪到门口，服务员领她到隔壁房间休息。王鼎瑞拉我坐在他旁边，很动情地说：“老郑，天桓，这次个别调整省人大领导班子，亚林同志是很靠前的，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可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委屈亚林同志了。好在亚林同志把名利看得很轻很淡，表现出领导干部的高风亮节。”

郑亚林抓住王鼎瑞的手轻轻一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已经五十五岁，该让出位子给天桓同志。我不动天桓也动不了，会耽误天桓同志的。我看能同天桓同志比高低的，恐怕全省也为数不多。水到渠成。”

我急忙说：“郑书记不走对我是件好事，有他给我在前面顶着我心里就有底了。”

王部长胸有成竹地说：“老郑，你和天桓再拼一年，别的事都包在老兄身上。放心，老郑就用你的话：水到渠成！走吧，你们管我们两口子一顿家常便饭。”

走在去餐厅贵宾间的过道，郑亚林走在前面去开门，王鼎瑞放慢脚步，悄声又很平和地说：“小周，我儿子的工程公司很有实力，也想参加你们高速公路项目的投标。有言在先：公平竞争。”

“好。好。”我说着望着站在餐厅贵宾间门口侧过脸来的郑亚

林，那眼镜后面写着：瞒天过海。

5

吃过早点，亚蕾到超市买菜，我在茶几摆好棋盘，喊女儿：“小戮，写什么作业呢？”

上高二的小戮早站在我身后，搂着我脖子说：“学校团委书记让我们团支部写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搞好团组织建设的论文。爸爸，您会背‘三个代表’吗？”

“当然。”

女儿转到我对面，一本正经地说：“您背一遍，错了扣分。”

“‘三个代表’是：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女儿点点头，说：“还行。我们学校的团委书记让高一的团支部书记问结巴了。您能用英语说吗？”

我想了想，照海外版《人民日报》标准表述：“Yes. The Three Represent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lways represent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s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the orientation of China's advanced culture and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爸爸，外国人明白吗？”女儿执白棋在棋盘下端按下第一粒子，“我昨天在网上看到一句挺幽默的话：马克思是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忠诚地把马克留给了德国，而把思考无私地送给了中国。”

“还有什么？”我也按下一个黑子，“又和谁在网上聊天。”

“没有，网友也挺无聊的，时间一长，没劲。”女儿诡秘地一挤眼睛，“我想进您的文档，可没进去，能告诉我密码吗？我对妈妈保密。”

“鬼丫头，”我假装嗔怪地说，“我告诉你妈妈也不告诉你。想当‘黑客’？下棋。我和你妈妈是‘统一战线’。学校有什么新闻？”

“爸爸，你们纪委书记柴叔叔的儿子在我们学校上初一，和同学打架把教室玻璃砸了，教务处张主任批评他，他倒瞪眼珠子说：‘我爸是纪委书记，惹火了我，让我老爸‘办’你。’张主任笑着说：‘好啊，我先把你爸‘办’了再‘办’你。明天，你叫你爸爸到学校里来。我教你爸爸的时候他是学校的‘三好学生’。”

女儿把一个棋子按在中盘与我针锋相对，我却满脑子在想市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柴从放，不假思索的走了一步“死子”，连女儿都没回过味儿来，我自己先笑了：“咳，走神了。让你一个子儿。”

“您别耍赖，咱是棋逢对手，知己知彼。”女儿用小大人似的口气两手支着下巴说：“棋错一子，满盘皆输。”

我说：“还有一搏，你让我想一想，也许柳暗花明就妙在这个子上。”

“爸爸需要思考。您是共产党员而且是The Three Represents。”

“下棋。一心焉能二用，这是博弈的规矩。”可我眼前却飘浮起柴从放的影子，他太渴望做河州的市长了。这次郑亚林和我不动，他和常务副市长吕辉元的“市长”争夺战也该高悬“免战牌”了。我抓着黑棋子的手在女儿眼前一晃，重重地按在棋盘的角格。

6

我和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刘舸在政府贵宾厅接待日本神奈川农业考察团，客人没到。我问刘舸：“你估计全市农民年人均收入

四千零二十九元有多少水分？”

刘舸早有算计：“大概是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

“是抽样的样本问题？”

“No，”刘舸迸出一句英语，“是管样本的人有问题。去年初，我在省里参加农村工作会议，省委提出增加农民收入的指标，要求全省各地市县农民人均收入每年纯增五百元。五百元是最低的标准。农业厅向厅长传达省委马学臣副书记的批示：统计也要讲政治，统计也要适应‘三个代表’的需要，增加农民收入是各级党委和政府‘指令性计划’。按要求河州还要高一些，这个统计数字只比年净增五百元超出一点儿，再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准要坐冷板凳啦。”

我颇有感触地说：“我想统计方法也要改革，河州能不能带头搞试点。比如我们统计每家每户农民的用电量、储蓄余额、纳税数额或是有电话农户的通话费等等，这样就不容易做假了。”

刘舸摇头，说：“周市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任何一个科学的指标体系只要和政绩搅在一起，立刻就会有变通的招数。许多乡镇是‘数不够市场凑’，反正把市场交易量抬到天上，你统计局也查不出什么漏洞，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国家规定五百万元以上建筑项目必须招标投标。好，是防止腐败的硬性规定。但是，咱们河州有一个两三千万元的工程，有四五家工程公司投标，到最后中标的公司经理酒后吐真言：投标是样子，我给那几家经理一人塞了二十万块钱，他们不是废标就是超出标的一大截子，没跑。只要咱想中标，再有几家也是陪绑的。周市长，咱可不能要这个试点，没有什么用，尽量做实一点儿就行了。”

刘舸又把市纪委作为招投标的样板工程——河州大桥摆在我面前，是纪委书记柴从放妻弟的公司中了标。我岔开话题：“刘舸，过春节我们俩到乡下来一次‘微服私访’如何？”